

芝翁高拜石著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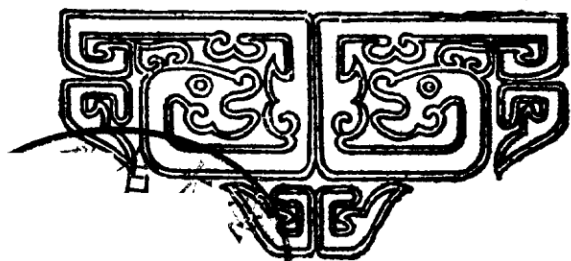
三
版

第十集

169953

古春風樓瑣記

第十集 · 高拜石遺著



台灣新生報印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第十集〕

著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國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再

版

（海外郵費另計）

精新美港

裝台

本幣金幣

全三八五

集千十百

訂元元元

價整整整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十集)

祇桓精舍與仁山居士·····	三
從西什庫談到清代倉庫·····	三三
清代狎優風氣與童伶生活·····	四四
雍和宮打鬼與喇嘛廟五怖畏像·····	五九
勇赴邊陲之兩個滿洲世僕·····	八一
楊瑟君顧伯彤夫婦·····	一〇二
從戴銓說到毓朗·····	一一五
朱瞎子清剛廉肅·····	一二七
皮錫瑞抱古憂天·····	一三七
屠敬山史學及生平·····	一四八
通州三生記范大·····	一六〇

王敦夫與外交史料·····	一八〇
盛伯希文詞冠北燕·····	一八六
岑盛之宏偉奇逸·····	二一〇
崇效寺青松紅杏圖卷感舊·····	二二六
吳小城樵風別墅及其他·····	二三六
汀州人物數伊家·····	二五三
沈子培與丁巳復辟公案·····	二六四
雜談詩人樊樊山·····	三〇一
莊思緘風格峻整·····	三三〇
詹天佑之材藝功績·····	三五六
劉聚卿喜聚雙忽雷·····	三七二
黃公度香港感懷詩·····	三八四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十集)

祇桓精舍與仁山居士.....	三
從西什庫談到清代倉庫.....	三三
清代狎優風氣與童伶生活.....	四四
雍和宮打鬼與喇嘛廟五怖畏像.....	五九
勇赴邊陲之兩個滿洲世僕.....	八一
楊瑟君顧伯彤夫婦.....	一〇二
從戴銓說到毓朗.....	一一五
朱瞎子清剛廉肅.....	一二七
皮錫瑞抱古憂天.....	一三七
屠敬山史學及生平.....	一四八
通州三生記范大.....	一六〇

王駿夫與外交史料·····	一八〇
盛伯希文詞冠北燕·····	一八六
岑盛之宏偉奇逸·····	二一〇
崇效寺青松紅杏圖卷感舊·····	二二六
吳小城樵風別墅及其他·····	二三六
汀州人物數伊家·····	二五三
沈子培與丁巳復辟公案·····	二六四
雜談詩人樊樊山·····	三〇一
莊思緘風格峻整·····	三三〇
詹天佑之材藝功績·····	三五六
劉聚卿喜聚雙忽雷·····	三七二
黃公度香港感懷詩·····	三八四

祇桓精舍與仁山居士

散原精舍詩續集卷上，有「過楊居士」五言一首，句云：「聖處力安到，意行迷始終，一過居士語，悲涕發余衷。露地牛忘拽，諸天驚映空。三千年法窟，相喻畫圖中。」自註：「居士出示中印度二千五百餘年祇桓精舍圖，爲世界第一。」這詩是宣統元年己酉（一九零九）歲首所作，散原老人盱衡世局，感慨滋多，所語具足禪機，這且不提，倒是所謂三千年法窟的祇桓精舍和楊居士，宜可一述。

祇桓，亦作祈洹、祇洹、祇樹、祇陀、祇園、祇林、祁陀林等等，爲梵語jetts之音譯，所以也有寫作誓多、逝多或祇陀陀的，爲戰勝之義。庾信五張寺經藏碑：「舍衛之國，祇洹之園」，註云：「浮屠經云：臨兒國王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佛國記：「沙祇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一譯爲給孤獨）起精舍，池流清淨，林木尙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楞嚴會解：「祇陀，此譯爲勝，太子之名也，生時，父與外國戰勝，因立美號。」正梵音云：「給孤獨長

者就勝太子所買園地，爲佛建精舍，太子自留其樓，僅養佛僧，故畧云祇樹，亦作祇陀園，即祇樹給孤獨園。」與金剛經註所云「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千頃，林木鬱茂可居」云云，可以參看。西域記說：「逝多，唐言勝林，舍衛國波斯匿王太子所居」。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祇桓云者，應法師云：桓卽林也，卽祇陀太子林，古桓字與園同用。」所譯雖不盡同，這祇洹精舍便是楞嚴經所說的「如來講堂」，由給孤獨長者布金徧地買來建精舍，請佛居之宏法的地方，二千五百多年前圖寫的園樹勝景，自是難得。

楊居士，爲安徽石埭的楊仁山，名文會，生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十一月十六日，卒於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七日，年七十五，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裏載稱：「少時讀書能文，兼習馳射擊刺之術。及長，專研佛學，移居金陵，創設刻經處，刊印經書佛像。光緒間，先後隨曾紀澤劉芝田遊歷英法，歸後仍肆力於佛經；並蓄佛教西行之志，與英人李提摩太譯大乘起信論爲英文，在金陵刻經處創佛學學堂，名曰祇桓精舍，以中西文教授生徒，宣統元年，創立佛學研究會，被推爲會長，親主講席。……綜其生平，致力於佛教者垂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其學以馬鳴爲理宗，以法藏爲行願，以賢首蓮池爲本師，性相

圓融，禪淨徹證，並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畧註，佛教初學課本，及陰符發隱，道德經發隱，莊列發隱諸書傳世。」可作楊居士的簡傳讀。

楊仁山居士發心宏法度人，在戊戌以前，便已開始了。散原老人詩中，除前述的一首外，尚有辛丑（一九〇一）秋所作「遇楊仁山居士聽說經」一首：「車馬喧馳道，人天有寤歌。初尋居士語，鳥鵲散庭柯。大地不知處，萬靈相與過。病爲衆生病，已悟病維摩。」以及後七年戊申春之「遇楊仁山居士（方與居士營梵校，實生徒赴印度，兼圖學畢先布教錫蘭各島）」一首：「老向一切佛，夢中開錫蘭。爲言菩提樹，枯盡忽糾蟠。西去飾徒衆，東歸飛鷺鷥。光明還震旦，初念已瀾漫。」分見散原精舍詩集中。陳伯嚴先生自戊戌變法失敗，父子均革職圈禁，煩冤茹憾，念亂憂時，庚子後卜居南京四條巷，頗有「消盡平生種種心」之感，參閱禪理，自易悟入，所以和仁山居士常有過往，並有共營梵校之舉。

說到共營梵校，還記起另一位詩人和尙，那就是燕子山僧蘇曼殊大師。曼殊和楊老居士，也有一段因緣，是爲民國紀元前四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秋間的事，其時曼殊雖是二十五歲的青年和尙，但他對英日文均有造詣，並曾習梵文於喬悉磨長老，清究梵章，精研佛典，埋首佛學著述工作，成梵文典八卷，並譯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爲華文等。楊仁山辦梵

文學堂，這樣教師人才，自是難得。據文公直曼殊大師年譜：「十月七日（夏曆九月十三日）至南京。因金陵開設梵文學堂，應楊仁山居士函召而往。任南京祇桓精舍英文講師，教漢文者爲李曉墩，講經者爲楊仁山居士，向揚鎮諸大利召選僧侶，教以梵漢文。」「譯印度法護尊者達磨渡羅致楊仁山書二通。」「十二月十日（夏曆十一月十七日）患腦病於祇桓精舍。楊仁山爲說秦淮馬湘蘭證果事。」次年己酉又載：「夏六月，任梵學會譯師，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二十分，因致腦病加劇，更患唾血。交游婆羅門憂國之士甚夥，彼等捐其所自舊藏梵本。曼殊與祇桓精舍創辦人陳伯嚴（三立）及陳仲子（獨秀）章枚叔（太炎）桂伯華（念祖）議建『梵文書藏』，如佛書例，以垂永久，想以時人多昧，迄少應者，卒未得成。」潮音跋中，亦有「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接印度摩訶菩提會曇磨波羅書，欲遣青年僧侶西來漢土，學瑜伽禪那二宗，並囑選諸山大德，巡禮五天，踵事譯述。居士遂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桓精舍於建業城中，以爲根本。函招闍黎，並招李曉墩爲教師，居士自任講經，十方宗仰，極南北之盛。」其致劉三書中，亦提到「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約英速去。」……及「仁山老居士創辦學林，實末世勝事，不敢不應赴」之語。

曼殊大師在南京時，即住在仁山居士處，他致劉季平書中曾詳說：「得楊仁山長老命，

故於十三晚抵寧，昨日見航公，喜甚。……此處校務均已妥備，現向鎮江揚州諸大利召選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文聞是李曉墩先生，講經卽仁老也。看二三年後僧衆如能精進，卽遣赴日本印度留學梵章，佛日重輝，或賴此耳。」又云：「英現在住仁老公館內，諸事尙適，不似前此之常出京游也。今午杭州夏曾佑（穗卿）居士來此相見，居士深究內典，殊堪佩服。英於此時，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七）十餘齡，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謹保我佛餘光，如嶮巖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十餘年前，印度有法護尊者（達磨波羅）寄二書仁老，蓋始創摩訶菩提會弘揚末法，思召震旦僧侶共往者。昨仁老檢出，已囑英翻成華文矣。……現在該會如何，尙李諦審，仁老云：當時以無僧侶能赴其請。傷哉！瑛比來屏棄諸緣，日惟養靜聽經而已。」那時，仁山住南京延齡巷，門口貼有池州楊公館的紅紙大字。老居士和這位青年和尚，似很相得，在授課談經之餘，也廣泛地談述種種，如燕子龕隨筆中，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寥天一閣「古意」兩章，後附言「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頭甚熟，嚴冬亦不冠云」。至說到馬湘蘭證果事，隨筆中說：「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妹生天成佛也。」從有關曼殊大師一連串的記載中，從而知仁山居士散原老人合辦梵文學堂的大概情形，雖

時間只有數月，兩人的交誼，可覘一斑。日本米澤秀夫說蘇曼殊之生涯文中，亦有「一九零八年，赴南京援助那有名的佛教研究家楊仁山的祇桓精舍的事業」的記載。但近人談楊仁山者，多不及曼殊事，不知是否因他是革命和尙而故意略而不言。

至於明代金陵名妓馬湘蘭證果事，這馬湘蘭名守貞，字元兒，小字月嬌，工詩、善畫蘭，居秦淮勝處，風流放誕，善伺人意，欲委身事王穉登（字伯穀，長洲人），穉登不可，萬曆中穉登年七十，湘蘭自往置酒爲壽，燕飲累月，歸來遂病，禮佛端坐而逝，穉登序其遺詩。一個風流名妓，傾心於老名士，最後盤桓累月，便倏然悟道而逝，所稱證果者，謂其爲火中金蓮花也。或疑以一位七十餘的老居士，和一位廿餘歲的青年和尙，藥鑪經卷之旁，鬢絲禪榻之畔，詳談一個風流名妓升天成佛的往事，會不會墮入佛門的綺語障？實則，如所週知，曼殊大師以斷鴻零雁的身世，歷碎簪焚劍的沈哀，緇衣紅淚，雖灰盡心香，仍有三分癡骨，而仁山居士早年也是怨葉淒蓬，爲蛾眉耗盡幽衷的過來人，才了却情禪，獨參空慧的。他們二人所談，自是如佛經所言：「能隨染淨業，顯現凡聖果」的。

仁山居士，是個獨生子。他父親樸庵，是道光十七年丁酉舉人，十八年戊戌聯捷成進士，在未中舉前，夫人孫氏，所生五胎，都是女的，恰恰在他秋闈得意之際，生下一子，即仁

山，喜可知也。古老的社會傳統觀念中，是重男輕女的，生女，稱爲弄瓦，如其一胎又一胎總是賠錢貨，做母親的有被譏爲「弄窖」的，生下男孩那便是「弄璋之喜」了，何況又是巧逢他父親蟾宮折桂之年？因此仁山出生之後，舉家就像珍珠寶貝般鍾愛着，吃的穿的都比他五個姊姊特受寵遇。他幼即聰慧，小小心靈裏却覺到何以家裏人對姊姊們和自己，顯着兩樣？有時把自己吃的玩的給姊姊，這種純真的天性，背後却被一些人把他比做紅樓夢裏的賈寶玉。

樸庵中了進士後，補刑部主事，卽挈眷赴京供職。在離京之前，便爲了寶貝兒子，定下一門親事，其時仁山才三歲，女方爲同縣蘇家的女兒，却是道光辛卯生的，比仁山大了六歲。這種婚俗在當時尤其是外府縣人家毫不足怪的，更是一些對單傳嬌養的父母，每喜聘個年齡比較大些的女子做兒媳婦，房幃中可以照應，家庭裏也多個幫手，所以二十新娘十二郎，是常見的事。偏這蘇家小姐，十六歲時，在石埭家鄉，染上天花，險丟了生命，幸而醫好了，而渾身痘瘢，芙蓉般的面龐，却變成倒翻的石榴殼，雖不同於殘廢，究已是破損容顏。那蘇家父母，把他女兒出痘落疤的情形，詳細寫信告知樸庵，並示意如以醜陋爲嫌，不妨別門另娶。

樸庵夫婦便將蘇家來信所說，告訴了才十歲的仁山，徵取他的意見。仁山却答道：「兒子和蘇家的親事，訂婚在前，出痘在後，不能因為她變成麻子了，便退了親；再說，這蘇家小姐因為麻了臉，我們不要，別人難道還搶着要？在人道上也說不過去！人家說『一麻三俏』，不麻還不要呢。」小小的孩子，居然能說出這大道理來，婚約便決定不改。後來他透露說，這事是由一個貼身伺候他的僕人，教他說的；但他個性很強，說了從不翻悔。

仁山幼年，大約是個聰明而略帶些不羈的性子。十四歲時詩文書史，便已爛熟，旁及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諸著，無不涉獵，獨不喜八股文，和京中少年文友，聯吟角勝，更喜習騎馬射箭，以及技擊武術。他父母祇他一子，每事總是由着他些兒。樸庵和湘鄉會滌生（國藩）是進士同年，當時同在都下做京官，常有來往。某次，曾到了楊家，看見仁山，問了他的學業，他應對如流，義理深韞，便對樸庵說：「賢郎頗有才氣，何不叫他回鄉應試？」樸庵還未及答，仁山却應聲道：「讀書是自家的事，何必向異族求取功名？」樸庵以小孩家口沒遮攔，曾滌生却微笑地說：「這孩子却不是沒出息，多讀書總是好的！」

從前一般概念，顯親揚名，總是寄望在科第上博取，做父母的養子成龍，更是如此。楊樸庵對這鍾愛的兒子，什麼都滿意，只是對他不喜歡應試，覺得美中不足。屢次勸誡，均給

他大話支吾過去，不無缺望；但想到兒子年紀還小，也許把兒媳婦娶過了門，由他配偶時時用話去打動，或許會改變心意的。因此在咸豐二年壬子，携了仁山回鄉，準備就娶。

老倆口兒到了石埭故鄉，揀個黃道吉日，納幣請期，準備迎娶。孫氏老太太並親到蘇家去探望親家翁媼。蘇姓對楊家不以損容而毀婚約，自然十分好感，再三說是將來可以再娶個「兩頭大」的平妻，或覓購美婢收房；老太太嘴裏謙摀應對，心裏却想着要看看將要過門媳婦的廬山真面。終於請出來了，匆匆一見，便告辭返家。一下轎子，便拿不住了，到房裏哭了起來，口裏還叨唸着：「太委屈了我們孩子了，眉清目秀，品貌堂堂，怎樣會配了一個醜八怪的妞兒啊！」仁山見他母親這樣說，便再三勸解着說：「面貌美醜不要緊，只要能料理家務，能孝順爹娘和教養子女，便是媳婦了，何況她並不是缺手少腳，而且這大麻臉，也不是從胎裏帶來的，病後成麻，她自己也做不了主的，兒子却不在意，您老人家可別傷心。」經他和顏這末一說，老太太也收了眼淚去忙着做婆母的事情。

婚後，小倆口兒倒也歡悅和諧。這蘇小姐已是廿一歲懂事的大姑娘也非常能幹，却把家務整理得井井有條，鄉里街坊知道的，誰不稱這楊家大娘子，是個理家好手？閨房之中，對這舞勺之年的牀頭嬌婿，千般護惜，萬種愛憐。也許爲了女大過男，就像大姊姊看小弟弟般

，愛之深護之亦嚴，尤其是她自感到貌不如人，在心理上總多少故示矜持，性情顯得很凸出。這樣，在別人眼裏看來，不是說她個性強，脾氣大，就是指爲固執了。仁山對着這孟光型的妻室，也不無加意體貼，順從是多少從順了些兒。做婆婆的雖喜新婦能幹，又怕自家兒子給欺壓了，弄個乾綱不整，暗地勸戒，不要一唯婦言是聽。仁山對他母親說：「就爲着她太難看了，做兒子的若不對她略表尊重，則船歪爭踏，人人都會欺負她的。再說我也不是懼內的，不過表示相敬而已。……」

樸庵夫婦總覺得俊男配着醜婦，太委屈了仁山，相機買進兩名美婢，原意是想留給仁山作妾，老太太勸着兒子收房，仁山不肯，勸得緊了，便說：「男女愛情，總以雙方互相融合才好，單從美貌來做選擇，麻煩必多。而且從來妻妾之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做丈夫的夾在中間，那能持平，也太苦了。我們那一位，醜雖醜，能孝順父母料理家務生育子女，也就算了。丫頭雖美，我不能觀面不觀心地委屈了自己，也誤了她們一生。」

仁山是個具有高超情感與卓越性靈的人，他拒絕了收婢爲妾的勸告，但也做公婆的却誤會是受了閨內積威的規制，因此也不再勉強，這兩個美婢便由樸庵自己收爲妾侍了。咸豐元